



新建樓宇出售
接洽處
東區...
榮興隆米店
電話：八三八九二四

居住 與 香港文學

葉倬瑋 主編



居住

與

香港文學

葉倬璋 主編



目錄



導言

- 葉倬璋 | 居住何以成為問題：
香港文學的另一種觀察視角 …… 007



戴望舒

- 潘惠蓮 | 重覓戴望舒在香港的「林泉居」——
不在這邊在那邊 …… 019
- 潘惠蓮 | 戴望舒在「林泉居」的三個階段 …… 036
- 選錄：戴望舒〈過舊居〉 …… 045
- 選錄：小思〈林泉居的故事〉 …… 048
- 選錄：徐遲〈我的文學生涯〉 …… 050



俊人

- 潘惠蓮 | 灣仔舊地的兩代追思——
訪萬人傑的太太和女兒 …… 057
- 選錄：俊人《天堂夢》 …… 066
- 選錄：俊人《半夜人》 …… 069
- 選錄：俊人《有家室的人》 …… 075
- 選錄：俊人《畸人豔婦》 …… 079

鄭保威、李卓賢訪問 | 北角寫作堡壘——
訪方龍驤長子方家煌…… 093
選錄：盧森葆《大廈情殺案》…… 100
選錄：盧森葆《貓頭鷹鄧雷奇案：飛簷走壁》…… 116

葉倬璋 | 我只是個營營役役的寫稿佬——
訪流行小說家馬雲…… 125
選錄：馬雲〈真實的考驗〉…… 140
選錄：馬雲《無價之寶》…… 154

黃淑嫻 | 尋尋覓覓一個家…… 165
選錄：劉以鬯《香港居》…… 172
選錄：劉以鬯〈北角的上海情景〉…… 195

方龍驤



馬雲



劉以鬯



目錄



舒巷城

葉倬璋、李卓賢訪問 | Home Sweet Home, Swannie——
訪王陳月明女士 …… 199

選錄：舒巷城《詩國巷城》 …… 216

選錄：舒巷城《小點集》 …… 221

選錄：舒巷城《無拘界·上卷》 …… 229

選錄：舒巷城《無拘界·下卷》 …… 233

選錄：舒巷城《水泥邊》 …… 236

選錄：舒巷城《太陽下山了》 …… 242

選錄：舒巷城《都市詩鈔》 …… 245

選錄：舒巷城《回聲集》 …… 248

選錄：舒巷城《燈下拾零》 …… 250

選錄：舒巷城《都市場景》 …… 252



吳靄凡

李卓賢 | 吳靄凡小說的香港勞動者生活空間 …… 257

選錄：杜紀柯《伶仃洋恩仇記》 …… 279

選錄：伍繫《香港啊香港》 …… 282

江凱斌 | 城寨與寨城的距離：

生活空間作為社會想像的投射…… 289

選錄：林蔭《九龍城寨煙雲》…… 302

選錄：也斯〈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 309



九龍城寨



導言



居住何以成為問題： 香港文學的另一種觀察視角

葉倬璋

香港的「居住」概念

1948年秋天，鄧雷和女友被旅館趕了出來，在找房子的過程遇到了遭美女地產中介誘騙的男人，展開了一段偵探奇情。「整個小島都在嚴重的屋荒威脅中」，旅館、公寓需求殷切，找不到落腳地嗎？那只好坐巴士、渡輪，或者去女青年會洗澡、去夜總會跳通宵舞、去咖啡廳……以消磨光陰。鄧雷女友嘆道：「那麼我們的命運注定要這樣走下去的了。」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內地局勢不穩，大量人從內地移居香港。1945年，香港約有60萬人，1950年增至210萬人，²雖然有不少是回流人口，但人口急劇上升，居住問題首當其衝，寮屋如潮湧現。五十年代起，香港政府發布了多項房屋政策，石硤尾大火亦加速了公共房屋的發展步伐。根據香港政府公布的數字，1969年全港只有不足10%人口住在公共房屋（包括公屋及居屋），³到了2022年，已提升至45.3%，另有53.9%的人住在私人樓宇，0.9%住在臨時性房屋。⁴

¹ 方龍驤，《貓頭鷹鄧雷奇案：飛簷走壁》（香港：環球圖書雜誌社，1951年），頁7。

²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Technical Report*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971), p.10. 及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1969), p.40.

³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1969), p.173.

⁴ 香港房屋局，《房屋統計數字》（香港：房屋局，2024年），頁2。

這說明了在公共房屋仍未普及的時代，「整個小島都在嚴重的屋荒威脅中」，是現實的寫照。只要住在香港，無論是南來還是本土作家，都無法避開居住問題。戴望舒 1938 年來港，在薄扶林林泉居租住了五年；劉以鬯自滬到港，在北角堡壘街租房子，成為另一位南來文人方龍驤的鄰居。

香港實施自由市場經濟，但在居住方面，由於人口增長速度較房屋供應量高，政府從 1921 年起推行了租務管制，限制業主加租幅度；這項管制數十年來經過多次修訂，使經濟能力有限的租客有比較穩定的居所，只要他們能履行租約，業主便不能趕走租客。但到了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為了鼓勵業主重建戰前舊樓，政府允許新建樓宇收取更高租金，變相讓租金管制失效。於是，重建潮的出現讓大量租客被逼在接受低額補償的情況下搬離。⁵ 馬雲曾經租住英皇道 334-336 號唐樓，正在這時期拆卸，他遷離後兩次搬家，最終入住英皇道舊居原址重建的青雲大廈。

香港居，大不易。

南來作家即使居港，也不可能馬上有植根此地的歸屬感。在借來之地租賃居所，筆耕過活，飄零到暫留，掙扎到安穩，何嘗不是香港史的側影？何況，當時的居住問題本無分南來與本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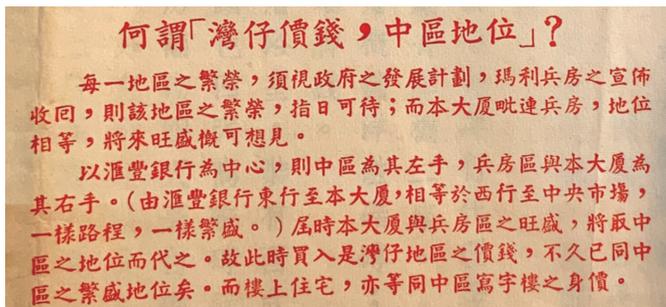
那麼，在香港「擁有」房屋是怎麼樣的概念？

⁵ Wong Yue-Chim Richard, *On Privatizing Public Housi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8), pp.24-29.

有學者研究刊登在報章的樓盤廣告，指出發展商如何策略性地形塑「奢侈」的感受，以及這感受內延如何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本世紀一零年代間轉移；例如遠離煩囂鬧市是六十年代的指標，到了七十年代則以自成一國、高樓層、高平台為佳，這種感受構建有助發展商賺取最大利益，也體現了香港的消費主義特點。⁶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售樓書多以文字書寫樓宇賣點，風格務實，例如強調地契年期、民生設備、地理位置、建築材料、圖則規劃等。撇開高昂地段的豪宅，從這些商業語言可以觀察具有時代性的理想居住環境有甚麼條件。例如「地期長久」就說明了對「永久擁有」的嚮往。港英時代的地契主要有 75 年、99 年和 999 年三種，其中 999 年期便比較集中在港島。地契是土地擁有權，期滿後可能被政府收回土地，故此也會影響銀行按揭。例如 1959 年建成的百德大廈（銅鑼灣百德新街）是 999 年期，售樓書就寫「一經購置，子孫永久享用」，並將「999 年期」在封面以紅色標示。1970 年入伙的榮森大廈（太子運動場道）則是 110 年期，故云「一經買入，根基鞏固，富貴榮華，子孫昌盛，出入亨通」。擁有一間房子跟一件物件不同，是植根此地的象徵。但是，在香港談「擁有」也只是一個相對概念，因為始終有期限的。追求相對長久的擁有以兌現相對高的價值（包括投資），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展現。劉以鬯夫婦在港島過着東搬西遷的租房生活，到七十年代購入太古城單位，從此定居——太古城的地契正是 999 年期。

⁶ Kimburley WY Choi, Annie HN Chan, Anita KW Chan, "Producing 'luxury' housing: Developers' strategies and housing advertisements in Hong Kong (1961-2011)," *Urban Studies* 57, no. 16 (2020), pp.3252-3280.

置業安居，同時也包含了對未來的憧憬。灣仔寶華大廈（1959年入伙）的售樓書夾附以下單張：



毗鄰中區，共享榮華，取而代之以成另一繁盛中心，是比較激進的說辭。這種說辭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售樓書反復出現，如康福樓（1960年入伙，灣仔）刻意提到「毗鄰堅尼地道之高尚住宅區」、寶明大廈（1964年入伙，銅鑼灣）述說「波斯富街及利園山道陸續改建新廈，快將煥然一新，繁榮景象，當比現時更甚，該區可稱前程無量」等，比之背山臨海、交通便利的現實條件，這算是一種「未來見」優越感的消費。

畢竟只有少數人能一圓「業主夢」，但通過文學作品，讀者可以滿足置身豪宅之願望。例如方龍驤的《大廈情殺案》，故事離奇，但小說女主角居住的豪華大宅同樣矚目。那裏有「空曠華麗的客廳」，可以坐在書房讀報紙喝威士忌。樓上有臥室，裏面有裝備浴缸的獨立浴室、有梳妝台、有牀頭小燈，窗前懸掛的厚窗簾能遮擋日光，還有食桌可在房內吃早餐。如此家居，只售三毫，優越感的想像也可以很廉價（方龍驤《大廈情殺案》是海濱小說叢的三毫子小說）。五十至六十年代流行小說有這麼多富貴居所描寫，不止是劇情需要，應該還有着普通人對豪宅空間的獵奇想像。

寫作空間的切換

我們可以讀到文學作品的居住空間描寫，作出各種分析。但居住空間對作家創作有甚麼影響？假如作品沒有直接寫居住空間，又該如何說明其影響？

馬雲的例子可以說明一個流行文學作家「如何煉成」。他赴港時年紀很小，跟父親及其他長輩同住，在樓梯下加建的房間裏看報紙和寫作投稿。家裏的作息習慣和空間分配，對他影響頗大。這種情況一直體現在他的幾次租房經驗裏，例如跟同學合租，同學上班時間正好跟他日夜相反，於是馬雲可以利用唯一的書桌進行閱讀和寫作；搬到北大菜館樓上的房間，空間較大，他也養成了讓「搵食工具」寫字桌整齊乾淨的習慣；後來遷往青雲大廈的獨立單位，第一次擁有電視，日常觀看的節目成為他《鐵拐俠盜》的靈感來源。有研究指香港居民一直面對居住空間狹小的問題，空間使用因而變得「機動」（dynamic），除了放得下必需傢具，家人也要同時使用同一空間去做各種活動，即使是看電視這樣的小事（所以有「相見好，同住難」之說）。⁷ 能夠在居所進行日常起居和工作的「切換」，是需要條件配合的，例如家人數目、年齡和關係、居所間隔、傢具電器的擁有和擺放等。再如舒巷城家裏的飯桌即書桌，便是常見的「切換」方式。他白天要做會計，每天回家晚飯看電視聽音樂後，才寫稿直至凌晨十二點多，生活簡單而規律。俊人女兒說，在芳谷行居住時沒有書房，俊人平時穿着短褲背心在家寫稿，親友的談話話題，便往往成為他筆下的材料。當然，俊人也是一個隨時隨處可寫的多產作者。不過，也有居所不便寫稿，而需要另覓寫作空間的。據馬雲所憶，朱愚齋便在安和堂醫館撰寫技擊武俠小說，而不在摩羅廟交加街租住的房間。

⁷ Nuala Rooney, *At Home with Dens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31-135.

寫作空間的私密或公共，關係着資訊接收、靈感醞釀、寫作習慣與持續性等，那個時期的作家大都很多產，成稿速度亦快，除了個人才情外，寫作空間也在發生作用。而且，家人的協力，也讓這種「作業」更有溫度。方龍驥趕稿，他太太以工麗字體幫忙謄寫，作品原來是夫唱婦隨的成果。舒巷城寫作時偶有感興，跟朋友通電話時說了粗話，然後跟太太賠不是，亦是藏在作品背後那相敬如賓而體諒愛護的深情。這些都是本研究關注寫作空間下的動人小發現。

理想的「家」

居所的選擇雖然有許多客觀條件限制，但尋找和追憶過程往往寄寓着理想。戴望舒入住林泉居的頭兩年，家庭生活美滿，四方友朋來訪，難怪葉靈鳳會稱林泉居為「理想詩人之家」，認為這幾年是戴望舒一生最愉快滿足的時間。實際上，這段日子很短暫，他首任妻子在1940年12月帶同女兒返回上海，加上後來他被日軍囚禁，陷入人生低潮。他的〈過舊居〉是1944年對幸福舊日的緬懷，同年寫的〈示長女〉已清楚表達「幸福是短暫的」、「從那裏你一去就不再回來」之慨（詳參本書潘惠蓮對戴望舒林泉居的研究）。可以說，這首詩所寫的是理想的「家」的重構，是居住環境和家人親密互動的縫合，是隔絕戰火的寧靜一角，也是尋其所志而不復得路的桃源。

巷城嫂追敘新婚後在馬場對面公寓租房時期的生活點滴，那裏是「sweet home」。對於他所愛的地方，巷城嫂說他只在專欄文章偶爾提及，沒有甚麼特別。巷城嫂的筆談是冷靜的，舒巷城的個性和情感在諸種生活細節追憶中透露出來，而他對香港的書寫，巷城嫂認為既沒美化也沒醜化，惟一一傾注了深情。而且，他所愛的「家」是包括

社區的：道旁充滿野趣的「無名樹」，⁸「窗外不啼千百鳥，市聲熱鬧朝來早。但願能忘人漸老。應是好，悠然走過滄桑道」，⁹社區的溫情讓人「樂以忘老」。筆者與李卓賢在 2022 年書展曾到花千樹展區向巷城嫂問好，她熱情地拉着我們聊天，其中屢次提到馬場對面舊居的「sweet home」。已然遠去但不曾生鏽的記憶，只緣傾注深情，理想的「家」縱有千種面目，其味道總是甜甜的。

這是一章都市之詩，是心之所往的情感之鄉。

「小上海」北角與香港文化圈

上環至灣仔一帶曾是電台、報館、出版社、印廠的集中地，在地下鐵路、海底隧道仍未通車的年代，¹⁰南來文化人選擇居住港島是合乎時間效益的，因為乘電車就能穿梭港島的文化心臟地帶。

早在 1922 年，香港政府便有城市規劃案，但其作用僅在規管私人建築物的興建，預留公共設施用地，以及規劃填海造地，並沒有長遠的規劃策略，而城市設計委員會（城市規劃委員會前身）也在 1947 年才成立。當時，政府曾聘請建築規劃師栢德·阿拔高比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為香港城市長遠規劃作研究，但由於經濟衰退等原因而沒有採用其建議，只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制訂地區發展

⁸ 舒巷城，〈無名樹〉，收入舒巷城，《小點集》（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頁 65-66。

⁹ 舒巷城，〈漁家傲——次韻王安石之同名調·鯽魚涌居即景〉，收入舒巷城著、黎歌編校，《詩園巷城——舒巷城詩詞集》（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91。

¹⁰ 香港的海底隧道在 1972 年 8 月 2 日通車，貫通九龍紅磡與港島銅鑼灣。地鐵在 1979 年 10 月 1 日通車，北段由石峽尾至觀塘；往返尖沙咀至中環的南段則在 1980 年 2 月 12 日通車。

圖則。¹¹ 由於政府管制寬鬆，所以移居香港的人可以按其需要，比較自由地遷入社區或者作房產投資。例如「小上海」北角，邵建偉曾提出了上海籍居民創造社區的看法：

上海籍居民可以在北角隨意地建構他們自己的生活模式，商人亦能夠較自由地建立不同的和較奢侈的娛樂地方，好像明園、月園和麗池花園，一部分人希望藉此將上海的繁華帶到新的居住地方。就這樣一處原本雜亂無章的地方，便成了一個充滿活力、魅力和熱鬧的區域，重現了舊上海的面貌，北角亦從此有「小上海」之稱。¹²

本書的研究對象劉以鬯、方龍驤都是上海出生、定居北角的移民。他們的文章及親屬訪談都提及過北角社區的上海特色，當中也包括他們定居此地的原因。方家煌訪問時指，當年是爸爸的朋友建議他們住北角，而那裏的「酒色財氣」，¹³ 也為方龍驤的創作提供許多題材。同時參考馬雲的訪問，我們可以看到方龍驤的生活起居與工作娛樂，如何跟這個「被創造」的北角社區密不可分，而文化圈又如何能在社區與居所之間連接無間。多少文化人到訪方龍驤的北角居所，多少故事在北角的酒樓舞廳發生，多少新想法在這些親密交際中醞釀？上海人在香港文化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崔巍編輯《麗的呼聲日報》、馮葆善替羅斌編香港版《藍皮書》、金庸創立《明報》（辦公室在北角），又推動了新派武俠小說熱潮等等，董千里的雜文和小說一紙風行……他們多多少少都跟北角有關係。劉以鬯的〈北角的上海情景〉，

¹¹ 盧惠明、陳立天，《香港城市規劃導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9年），頁4-5。

¹² 邵建偉等，〈褪色的社區：都市重建計劃下的春秧街〉，收入潘毅、余麗文編《書寫城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66。

¹³ 戰後至七十年代，灣仔是港島另一個娛樂中心，各類夜生活場所數目不斷增長。施其樂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頁183-184。

追憶昔日北角如何在衣食住行中複製上海情懷，讓他們這些上海人「產生仍在上海生活的感覺，甚至忘記自己身居香港」。¹⁴ 也就是這種故鄉情和鄰里感，在他們的人際關係中築起強韌的拉力，深深影響了香港的文學和文化。

消失的居住空間：蜑家與九龍城寨

潘惠蓮比對研究資料時發現林泉居位置一直被誤記，兩番改建新房的原址，已沒有一磚一瓦可供憑弔。林泉居的消失，其實不待拆卸，在戴望舒寫〈過舊居〉時，它所象徵的幸福時光早已一去不返。假如消失的是一個社區、一種居住模式，又該從何慨歎？

香港的水上人又稱蜑家，在 1911 至 1941 年曾經佔香港總人口約 10%，他們人數持續增長，雖然幅度遠不及香港人口增長之快，但在六十年代還是穩定維持在十幾萬人之多。¹⁵ 到了 2021 年，香港只剩水上人 1125 名，¹⁶ 博物館和書籍成為人們了解水上人生活的主要渠道。杜紀柯作為這個群體仍然活躍時的見證者，在《伶仃洋恩仇記》寫出了漁民的日常作業，簡樸平實又危機四伏的海上生活。小說被李翰祥改編為電影，只因為它夠寫實，而不是故事如何曲折動人。二十年之後，杜紀柯變成伍繫，水上人下一代移居陸上，由漁業轉投輕工業，不變的只是純樸人情。細讀這些作品，讀者亦儼然見證時代巨輪下的滄海桑田。

¹⁴ 劉以鬯，〈北角的上海情景〉，《香港作家》第 5 期（2002 年 10 月），頁 4。

¹⁵ Hiroaki Kani,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oat Peopl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outheast Asia Studies Section, New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7), p. 17.

¹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21 人口普查簡要報告》（香港：香港政府統計處，2021 年），頁 18。

人們也許來不及光顧隱藏在雜亂里巷的無牌牙醫，也未必在電視新聞看過大鐵球擊碎破舊寮屋的畫面。一個超過三萬人居住的小社區的消失，可以如此徹底。江凱斌的文章告訴我們，我們對九龍城寨的印象，原來是在其宣布清拆後逐步建構出來的，是一種文化想像。余兒撰寫《九龍城寨》小說時，參考過多種外國攝影師的城寨相集。那一幀幀居住空間實錄，幻化成快意恩仇的英雄地，再成為重新詮釋香港的電影場景。

消失的居住空間由文學轉喻，成就新生命。

不是結語

本書的出現，緣於 2020 年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尋求新研究課題時，江凱斌提出居住空間與文學的跨領域研究的想法，李卓賢以其經眼的香港文學作品為例，整合成一個結合政策、社會史與文學的項目提案，並且得到大學的撥款支持。就在項目展開之時，團隊得到考城學社何尚衡先生慷慨幫助，借出一批售樓書給我們掃描記錄。不久之後，在陳國球教授介紹下，又有幸向建築設計師和文物保育專家林中偉先生請教。當時，團隊對於如何推進這個項目，還是懵懵懂懂，以何種方式呈現研究成果，團隊也是議而未決。我們只是好奇，以居住空間呈現的香港文學，會有甚麼特別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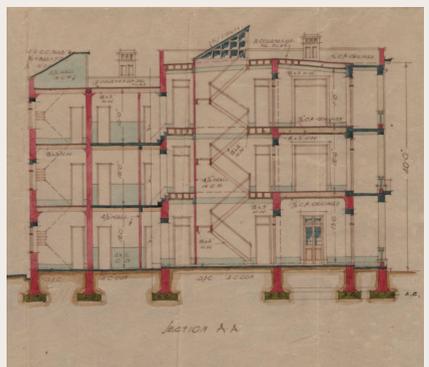
組稿的過程碰到許多困難，單是如何編列章節已讓人費煞思量。我們原希望以時間先後方式編稿，但實際上並不容易，因為有些作家的創作時間很長。例如伍繫的三部曲，就渡越了二十年，而且前後期的作品同樣重要；舒巷城、馬雲情況亦一樣。於是，我們嘗試從課題重心上調整，使其能夠反映居住史、社會史、文學生態之間的互動關

係。戴望舒林泉居的故事發生在香港淪陷時期，幸福感的經營、破滅與追念，應和着大時代脈搏，自然應置卷首。俊人是戰後回流的報人，芳谷行是亂離後重拾家庭溫暖的地方，也是他事業的基點。方龍驤和馬雲在香港流行文化界長期活躍，在文學消費需求大增的時代，他們演活了職業作家的靈活多變，居所的環境、空間使用等生活日常如何支援他們的文化活動，也有相當的時代性。劉以鬯的《香港居》寫於1960年，居住問題不僅是小說題材，也是他本人以至數十年來香港人面對的普遍問題。至於舒巷城詩文對家居和社區深摯的愛，是從社會現實折射出來的抒情詩，以深情分解煩憂。吳藹凡的藝術追求，個人意志與集體意識的交錯出現，政治與藝術的互相介入，都是不可忽視的。吳藹凡寫的艇家與木屋，跟九龍城寨一樣，隨着社會發展而消失；然而後者，卻在跨媒體跨文化的推動下，成為香港獨有的文化符號。這種編列方式，力圖呈現居住與香港文學並置共觀時最多的關係，自然也有其偏頗和限制，待讀者指正。

最後，必須感謝陳孝晶女士、方家煌先生、馬雲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在一般學術討論中難以安置的許多生活細節，以及王陳月明女士應邀筆談，就團隊瑣碎的提問一一手書回覆，並提供選編建議。我們在這幾章刻意保留訪問或對談形式，就是為了傳遞人際間的溫度：居住和文學不止是空間和文字，更是人倫與情感。當然，也要感謝黃淑嫻教授、潘惠蓮女士的賜文，Greg Girard、Ian Lambot 授權使用他們拍攝的城寨照片，以及鄺保威先生、陳澤霖先生的協力，讓本書的構想得以實現。至於研究中心團隊成員，感謝李卓賢先生、江凱斌博士、黃妙妍女士、鄭楚婷女士、曾港秀女士、林禮勤先生，學生助理鍾健暉、陸結萍、Cara、Chloe等，在項目不同階段投入工作。現在，團隊成員各已翻開人生新頁，本書也終能成稿出版。謹此致謝。



戴望舒



重覓戴望舒在香港的「林泉居」—— 不在這邊在那邊

潘惠蓮

「我看到了戴望舒最好的詩，就是在薄扶林道上的林泉居裏寫出來。」

——徐遲¹

1937年爆發的日本侵華戰爭，令當時已在中國文壇揚名的「兩巷詩人」戴望舒（1905-1950），伙同好友徐遲（1914-1996）一起從上海南下香港，在此小島渡過近十年苦樂交纏，也創作豐盛的歲月。²他在香港住了最長時間的「林泉居」，與他好些著名作品息息相關。然而，「林泉居」的所在地，三十多年來一直被誤以為在薄扶林道92號或92號A至C。經筆者多番查證，發現這兩處皆不是。到底，「林泉居」在何處？

¹ 徐遲（1914-1996），原名徐商壽，浙江吳興（今湖州）人。詩人、散文家和評論家。1938年至1941年間在香港生活，日本佔領香港後的1942年1月，與妻女離港往大後方。徐遲，〈我對香港有感情〉，《文匯報》C8版（文藝），1995年10月8日。

² 中國內地多本有關戴望舒的書，包括2020年出版的《讓燈守著我：戴望舒傳》，都誤記1938年5月，戴望舒和葉靈鳳夫婦，或葉靈鳳全家一起從上海南下香港。但葉靈鳳女兒葉中嫻2024年接受筆者訪問，稱母親從來沒有提及跟隨戴望舒一家往香港。而李廣宇撰寫，2003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葉靈鳳傳》指出：葉靈鳳早於1938年3月到了廣州，參與《救亡日報》的復刊工作，只是他的家眷與戴望舒和徐遲同行往香港。葉靈鳳在周末有時會由廣州去香港探望家人，同年10月廣州淪陷前幾天，他去了香港，便沒有再回去。徐遲的《我的文學生涯》亦在1938年9月後的記述中，提到「後來葉靈鳳也來到了」香港。可證葉靈鳳到香港，是遲過戴望舒和徐遲。北塔，《讓燈守著我：戴望舒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頁244；李廣宇，《葉靈鳳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28-129；徐遲，《我的文學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179。

緣起

這次查找「林泉居」的前世今生，緣於早前到薄扶林道近摩星嶺一帶考察地理，之後把當日行蹤與同好香港史地的網友林淳分享。他傳來盧瑋鑾教授（小思老師）的一篇網文〈林泉居的故事〉，問我是否去找戴望舒的故居。我才猛然想起戴望舒曾住在薄扶林道，但從不清楚其確實位置，這次考察的目標也不是他。

〈林泉居的故事〉摘自盧瑋鑾教授 2019 年出版的著作《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³ 打開一看，見文後有照片及盧教授的一段補註，得知她八十年代末在薄扶林道 92 號 A 至 C 的車路旁位置，發現一個豎立的標示牌，上有門牌編號、英文「Sylvanbrook」及中文「林泉」兩個大字，牌後是一幢四層高的白色洋樓。她以為這裏就是昔日「林泉居」的所在地，於是拍下照片記錄。到了 2013 年底，她偶獲三十年代該屋主人李龍鑣先生告知，她攝下的那幢白色洋樓便是「林泉居」的「真身」，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在那裏。

但我覺得照片中那幢四層高的白色洋樓，似是六十年代的建築，而不是二十年代的。心生懷疑，便在網上查找一下，得知這白色洋樓已於 2011 年拆卸，2015 年建成五幢獨立屋，整個屋苑名為「Pokfulam Peak」，門牌改為薄扶林道 92 號 A 至 E。在 2009 年的 Google Map 仍可看到它消失前的面貌，原是三幢四層高的白色洋樓，成品字形矗立在路旁，盧瑋鑾教授所攝的，是最靠近薄扶林道車路旁的一幢。

我同時把盧瑋鑾教授那篇文章及照片，轉發給同好香港史地的網友 Chris Yuen 查看。熱心的 Chris 迅即在網上找出目前薄扶林道 92

³ 小思（盧瑋鑾），〈林泉居的故事〉，收入小思（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 年），頁 134-137。

號 A 至 E 這物業的公契，記載了此地段的建屋歷史，顯示港英政府最早於 1959 年 5 月才發展此地皮，租給 Sylvanbrook Building Society Limited 建屋，該組織是由一批香港公務員組成的建屋合作社。⁴ 這個發現，引證了我的觀察無誤，照片中的白色洋樓絕不是「林泉居」的「真身」，又看了戴望舒的友人對「林泉居」的描述，那甚至不可能是「林泉居」的所在地。尋找「林泉居」的興致因而大增。



▲ Google Map 記錄了薄扶林道 92 號 A-C 未拆前的模樣，箭咀指著有「林泉」二字的標示牌。

查找「林泉居」位置的經過

由於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薄扶林道近摩星嶺一帶人煙稀少，只有零星的樓房及別墅，屋主為自己建築物起的名字，更為外界熟悉。因此過往有關「林泉居」的文字描述，未見註明門牌編號，要尋找它

⁴ 港英政府於五十年代推出優惠長俸公務員的建屋福利計劃，由合資格公務員組成建屋合作社，可獲政府以特惠價格批出土地興建房屋，及申請政府貸款支付地價及建築費。此計劃至八十年代中期結束。

的確實位置，得費上一點功夫。首先，看看戴望舒如何與「林泉居」結緣？

1938年5月，戴望舒攜同妻子穆麗娟（1917-2020）和未足一歲的女兒詠素，伙同好友徐遲一家三口（也是攜同妻女），坐輪船由上海抵達香港。他們先到西環的學士台，聯繫比他們早到香港的一批上海文化界朋友，包括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兄弟等。得到這批好友協助，初到埗的戴望舒和徐遲分別入住了學士台和桃李台的唐樓單位。

沒多久，戴望舒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在1938年8月1日創辦的《星島日報》任職副刊「星座」版的編輯，當時報社位於灣仔道177號，可能為了上班方便，或想有更好的居住環境，戴望舒一家便搬到跑馬地居住。⁵

之後，戴望舒一家再搬到薄扶林道山坡上一幢三層高洋房，住入二樓一個十分寬敞的單位，入門的客飯廳約15呎乘13呎，臥室一間約15呎乘30呎，另有浴室及廚房。⁶這單位原住了一名德國人，此人奉政府命令回了國；負責管理此物業的法國女士馬爾蒂（Madam Marty），把該單位轉租給戴望舒，室內有那德國人留下的桃花心木大圓桌、高級彈簧牀和書架，還有面對摩星嶺和大海的落地長窗及露台，格調高雅。⁷

⁵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172-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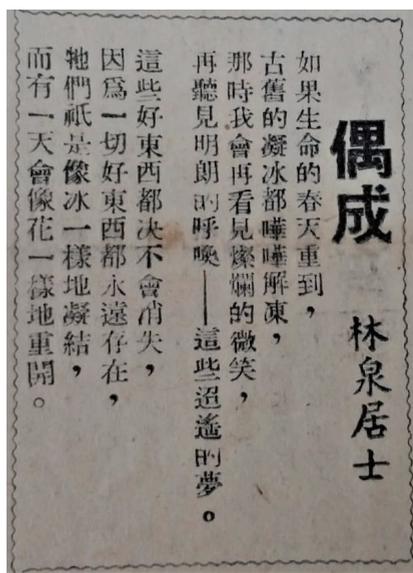
⁶ 徐品玉是著名記者卜少夫的太太，三十年代在香港與戴望舒夫婦認識。但根據譚兆康向政府遞交的「林泉居」建議圖則，入門的客飯廳約15呎乘23呎，臥室約14呎乘25呎，與徐品玉記述的大小有所不同。徐品玉，〈我所知道的戴望舒與穆麗娟〉，《星島日報》第13頁（星辰），1983年1月9日。

⁷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199。

目前尚未知道戴望舒搬到薄扶林道的具體日期，據他的長女戴詠素的憶記，是在 1938 年。⁸ 按徐遲的文章推斷，不會遲過於 1939 年 9 月，因他記述那時戴望舒已在該處居住。這三層高洋房的外文名稱是「Woodbrooke」，從香港大學檔案館找到的紀錄，此名稱最早見於 1936 年 9 月 30 日，出自香港大學文學院長致校長的一封信，內容是有關馬爾蒂出任港大文學院兼職法文教師，提及馬爾蒂的地址，是「Woodbrooke, Pokfulam Road」。

過往一些有關這此洋房的中文記述，寫成「Woodbrook」或「Woodbrook Villa」，只有徐遲的紀錄最準確。戴望舒有些朋友按此洋名字把這住所稱作「木屋」，但戴望舒給了它一個充滿詩意的名字：「林泉居」。另有研究者認為「林泉居」是戴望舒的書房名稱。⁹

這裏背山面海，林木蔥蘢，附近有小橋和瀑布，環境優美，屋外還有可供種植蔬果的園地。戴望舒的好友葉靈鳳稱：屋前



▲ 1946 年 1 月 8 日戴望舒以筆名「林泉居士」在《新生日報》發表詩作。

⁸ 戴詠素（執筆）、戴詠絮、戴詠樹〈憶父親——紀念戴望舒誕辰一百周年〉的第七段述及：「父親不是農民，卻喜歡種地。一九三八年在香港薄扶林道住時，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麼吸引了他？是恬靜的田園？」戴詠素（執筆）、戴詠絮、戴詠樹，〈憶父親——紀念戴望舒誕辰一百周年〉，《詩刊》第 21 期（2005 年 11 月），頁 61。

⁹ 方光輯錄、凌亦清整理，〈香港作家筆名別號錄（八）〉，《文學研究》2007 年冬之卷第八期（2007 年 12 月 30 日），頁 192-196。

那個山坳（筆者按：沙灣坳），在香港是以蝴蝶著名的，階前的小灌木叢上整年都有蝴蝶飛翔。¹⁰ 戴望舒很喜歡這個居所，和穆麗娟婚變前，曾在此度過一段寫意幸福的日子。1941年11月，他把蘇聯作家高力里（Benjamin Goriely）的著作譯成中文的《蘇聯文學史話》，便以「林泉居」的名義在香港自費出版；另外在和平後的1946年1至3月間，又曾多次以「林泉居」或「林泉居士」作筆名，在香港的《新生日報》發表作品。

徐遲在1939年9月其妻女回上海後，獨個兒搬往與戴望舒同一層居住。此時單位的分配如下——

一樓西側：馬爾蒂。

一樓東側：原是香港公務員巴爾福（Sir Balfour）的居所，他此時已遷到香港仔一所別墅，把單位讓給沈仲章入住。¹¹

二樓西側：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美國人司密斯先生及過繼的廣東籍兒子。

二樓東側前房：戴望舒一家三口。

二樓東側後房：徐遲。1940年初，徐妻攜女返港同住。

三樓東側及西側：英國一名稅務官和太太。

根據徐遲以上描述，可推斷這幢洋樓的大致設計和房間分佈，東側是近香港大學方向，西側靠近瑪麗醫院方向，每層的前房向海，後房向山。¹²

¹⁰ 葉靈鳳，〈望舒和災難的歲月〉，《文藝世紀》1957年8月號（1957年8月1日），頁8-9。

¹¹ 沈仲章（1905-1996），浙江吳興人，192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把存放在該研究所的居延漢簡轉移至香港大學收藏，並留港拍攝整理，至1941年秋天離港赴上海。

¹²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196，210。

徐遲還寫道：「『木屋』（Woodbrooke）在薄扶林道，從學士台上坡，沿公路前進，不遠就到了一個永別亭。¹³……在這永別亭的正對面，有道瀑布從山上飛將下來，從一座小橋底下流過，鑽進涵洞，自行流走了。我們從西環來到這裏，便要上石級，過小橋，一面拾級而上，一面觀賞飛瀑，的確是一個好風景。然後穿過林下石級，上到一個鳥語花香的闊平地，上面花開如錦，中有一座三層樓的洋樓。」¹⁴

由此看來，盧瑋鑾教授拍攝那幢位於薄扶林道車路旁邊的 92 號 A 至 C 建築物，並非在山坡上，前面也沒有闊平地，不可能是「林泉居」。更明確的是，網友林淳從香港地政總署的網頁，找到這位置一帶不同年份的地圖及航拍照，可見在 1934 至 1960 年間，現在 92 號 A 至 E 的位置，並沒有建築物。根據符合 92 號 A 至 E 的公契資料，該處是於 1959 年才獲政府批地建樓。

我繼而估計地勢略高、現時門牌為薄扶林道 92 號、90 號或 88 號 C 這三個位置，更有可能是「林泉居」所在地。因地圖顯示，在三十年代，這三個位置的屋前會有較多空地，它們的北面，有一條小溪及小橋，由學士台方向過來，必要經過，符合徐遲的描述。

於是我到現場考察，喜有意外收穫！在薄扶林道 92 號（現為利嘉大廈 La Clare Mansion）一條由私家車路通至山坡停車場的長石級旁邊，竟發現兩條古老石屎柱，一邊柱上有「薄扶林」三個大字，另一邊有「清山圃」三個大字。驚訝醒覺，這裏就是九龍倉買辦黃金福（1870-1931）的後人提及的黃家大宅：「清山圃」！早前有緣遇上

¹³ 上世紀初至七十年代中，殯葬業未現代化，香港多處設有永別亭，方便死者遺體運抵墳場前，供親友向遺體告別。薄扶林道的永別亭，在現時富林苑對面的路旁，是東華三院於 1929 年設置，共有兩座，一大一小。此永別亭於 1976 年拆卸，改建成小花園，命名為「華林園」，後因擴闊車路，「華林園」亦遭拆卸。

¹⁴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頁 196。

黃金福的孫女，她告知在戰後的四十年代後期，住在薄扶林道的黃家大宅「清山圃」。當時她記不清門牌，我也不清楚那地方的具體位置，現看到這兩條柱上的六個大字，恍然大悟：原來在此！

「清山圃」是依山而建，有個向海斜坡大花園的豪宅，二十年代後期落成，於六十年代初出售，1965年建成十二層高，共兩大座的利嘉大廈（La Clare Mansion）。

現時還可看到「清山圃」原建築物的部分地台及石牆。再翻查徐遲的書，曾述其入住的二樓後房：「窗子可望得見鄰家的別墅，青翠碧綠的草地。」¹⁵ 相信他看到的，就是「清山圃」！黃金福1931年12月去世，其英文訃告的地址，是「Ching Shan Po in Pokfulam Road near the junction with Mount Davis Road」（意指薄扶林道近摩星嶺道交匯處的「清山圃」），可見「清山圃」的英文名稱並不是「Woodbrooke」。

由此確定92號的「清山圃」並不是「林泉居」，尋找範圍進一步收窄至旁邊更高層山坡上的90號及88號C，都是能望到「清山圃」的位置。我在現場所見，它們附近的小溪，或許因前兩天下過雨，水量較多，跟上次到訪時所見的缺水模樣大不同，不但聽到流水淙淙作響，從車路修車店旁邊的石級步上這山坡，還可看到小型瀑布急流而下，瀑布下方有一排供過溪踏腳的大石，仿如一道小橋，此情此景，跟徐遲的描述十分相似。



▲ 黃金福大宅「清山圃」的遺跡。
（潘惠蓮攝）

¹⁵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頁199。

這條石級路也是現時山坡上居民主要步行上落的途徑，它連接山下車路之處有多個指示牌，說明山坡上幾幢樓房的名稱及門牌號碼。這也符合戴望舒朋友徐品玉的描述：「戴望舒夫婦則搬進了香港大學網球場斜對面山坡上一間似乎叫『Woodbrook』（屋名用木牌寫着放在上坡路口，可能我的記憶有誤）的洋房去，那屋子外面餘地很大，麗娟種了些瓜豆蔬菜。」¹⁶

另外，現場還發現另一段石級，在昔日永別亭的正對面，現已荒廢，無法通行，但從地圖分析，這並非徐遲所描述的途徑，而是通往「林泉居」附近的薄扶林道 86 號，該處 1974 年建成二十層高的住宅大廈嘉瑜園。

下一步便到土地註冊署、屋宇署及建築署，查找 90 號及 88 號 C 的資料，希望得知物業的主人及歷史，以確定哪裏才是「林泉居」所在。可惜，相關紀錄最早只及 1952 年，那時 90 號的業主名叫黃錦榮，他到 1953 年亦買入 88 號 C 的地皮。我於是向黃金福的後人查詢，回說其家族與這名業主無關。

由於未能找到答案，便轉由「Woodbrooke」這外文名字着手，從網絡及政府舊文獻中查找線索。終於在兩份政府文獻中找到證據，證明現時薄扶林道 90 號就是「Woodbrooke」，即「林泉居」所在地。

一是 1938 年由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街道、樓宇門牌號數及地段索引》，在第 201 頁的薄扶林區，列明薄扶林道 90 號是

¹⁶ 徐品玉，〈我所知道的戴望舒和穆麗娟〉，《星島日報》第 13 頁（星辰），1983 年 1 月 9 日。

「Woodbrooke」，地段編號為 2580。¹⁷

二是由 1956 年起，每年出版的《註冊選民及陪審員登記錄》（*Final register of electors and common jurors*），有登記人的姓名及地址。由 1956 年至 1971 年，都可找到一名姓 Wong 的選民地址，是「Woodbrooke, 90 Pokfulam Road」。

另外，在 1933 至 1937 年的陪審員名單內，找到一名德國男子的姓名 SCHULDT Guenther，他在香港一家德國公司 Melchers & Co. 工作，報住的地址是薄扶林道的「Woodbrooke」，雖沒註明門牌，但跟徐遲書中描述頗吻合。他指戴望舒在「林泉居」的單位，原本是一名德國人住的，此人奉政府命令回了國，戴望舒得以入住其單位。SCHULDT Guenther 很可能就是那位回了國的德籍住客。希特拉 1938 年 3 月揮軍吞併奧地利後，便積極準備更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行動，不少在海外的德國人都奉召回國備戰。

有了較確實的證據，便聯絡李龍鑣先生，查詢他在 2013 年為何認為薄扶林道 92 號 A 至 C 那幢白色洋樓是「林泉居」的「真身」？我先把盧瑋鑾教授的補註及相關照片電郵給他，其後年近九十的李龍鑣先生回電詳細解說，否認曾指照片中的白色洋樓早在二十年代存在，那亦不是其家族的物業。

李龍鑣 1933 年在汕頭出生，父親是在泰國經營米業的華僑，李龍鑣年約六歲隨家人到香港生活和入學，1941 年日本佔領香港前，

¹⁷ John Whyatt, *Index of the streets, house numbers and lots of the City of Victoria, The Hill District, Wongneichong, Tai Hang, King's Road, Quarry Bay, Saiwanho, Shauiwan, Pokfulam, Aberdeen, Aplichau, Kowloon Point, Yaumati, MongKoktsui, Ho Man Tin, Taioktsui, Fuksungheung, Hunghom, Hok Un, Mataukok, Matauchung, Matauwei, Kowloon City, Kowloon Bay Reclamation, Kowloon Tong, Shamshuipo, &c.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ity, 1938), p. 201.

返回家鄉避亂，於 1949 年再到香港定居。他既是商人，也是民國史研究者。二十年代，父親及伯父在薄扶林道 96 號的山頭建了大宅，即現時裕仁大廈（Yue Yan Mansion）的位置，有私家車路由薄扶林道通達。大宅範圍十分寬廣，有兩個網球場及兩幢五層高樓房，分別稱為紅屋和白屋。

紅屋用紅磚建造，頂有綠瓦，耀目別緻，是家人的居所。相隔一段距離，有一幢白色洋房，設計較簡樸，主要租給來香港大學唸書的南洋華僑學生居住。日本攻打香港期間，紅、白二屋均受炮火損毀，和平後需重修。當時有人在香港籌建中正中學，便租用李龍鑣家族的大宅作校舍，於 1948 年春開學，不久校方更購入整所物業。李龍鑣家族自此與這大宅再無關係。

李龍鑣表示，在薄扶林道大宅居住時年紀尚小，對附近的黃家大宅「清山圃」和「Woodbrooke」都毫無印象，但對那個充滿童年回憶的山頭就很懷念，所以不時會來這一帶散步。2013 年底，他與盧瑋鑾教授一起來看他小時生活過的地方，可能溝通時有所誤會，他口中所說的白屋，並不是盧瑋鑾教授在八十年代末攝得的白色洋樓。

謎團終於解開！那個持續了三十多年的誤會也真相大白，「林泉居」其實不在這邊在那邊！然而，原本在 92 號 A 至 C 路旁那標示「林泉」兩個大字的牌子，是誰人所立？仍是一個謎！會否那公務員建屋合作社的負責人是文學愛好者？或只是單純喜歡「林泉」二字的意境？不管此名字的來由，它無疑帶來遐想，加上那公務員建屋合作社的樓房旁邊，亦有一條小溪，沿溪而上，便是著名的龍虎山瀑布。這些環境因素，都容易令人誤以為那裏就是戴望舒住過的「林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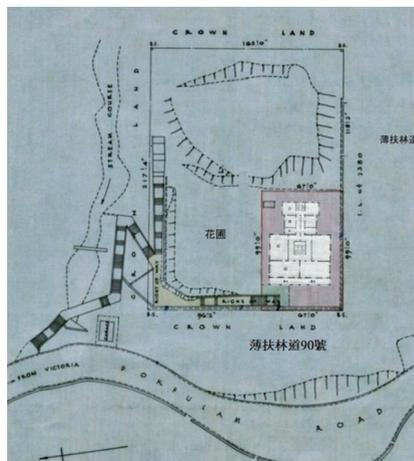
▲ 右箭咀為現時薄扶林道 92 號 A-E，小思老師曾誤以為是「林泉居」位置，左箭咀為 90 號，才是「林泉居」所在。（翁午攝）

將查找結果告知盧瑋鑾教授，她表示我的資料有力，足可把整個「林泉居」的真相呈現出來，修訂她的錯誤。她最初是因為有朋友租住了那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房，八十年代某天前往訪友時，赫然看到有「林泉」兩個大字的標示牌，便以為那是昔日「林泉居」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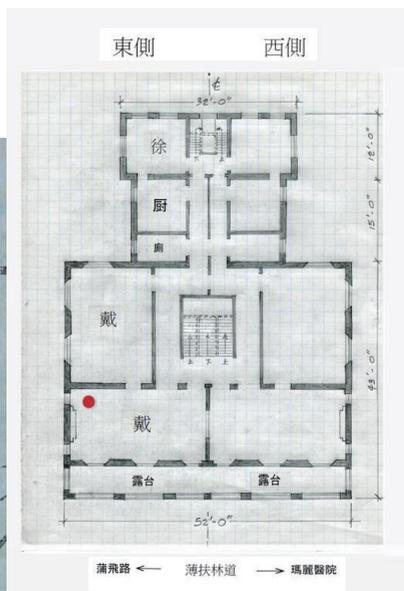
但查證工作還未告一段落。不久接獲香港歷史檔案館的通知，我一個月前申請查閱馬爾蒂（Madam Marty）父親的遺囑，已得到司法機構的遺產承辦處批准，可以到該館查看。因為一直未能確定「林泉居」的主人是誰，徐遲說馬爾蒂只負責管理，戴望舒另一好友施蟄存（1905-2003）指馬爾蒂是屋主，¹⁸ 所以希望從馬爾蒂的父親遺囑，找尋答案或線索。

¹⁸ 盧瑋鑾，〈戴望舒在香港〉，《香港文學》第 2 期（1985 年 2 月 5 日），頁 11。

可惜，那簡單兩頁的遺囑，沒有我預期的內容。正以為白走一趟，毫無收穫之際，與檔案館助理主任趙先生談起我追查的目標，他建議我從地段編號入手，該館藏了戰前好些樓宇的買賣登記和差餉登記，可能會有所發現。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幾份舊檔案中，竟尋獲「林泉居」最早的買賣合約，及1924年制訂的建議圖則和外觀畫像！它是連地面那層合共三層，露台的頂部都是圓拱型的古典設計，形派雅緻，與1963年航拍照所見吻合。熟悉舊樓設計的網友林淳，根據圖則中的火爐位置，對照戴望舒在家中書桌前的照片，還推斷出他的書桌，就在東側火爐旁的窗前位置。



▲ 依據資料模擬的「林泉居」位置圖。
(林淳製圖)



▲ 依據資料構想戴望舒和徐遲在「林泉居」二樓居所的佈局。紅點為戴的書桌位置。(林淳製圖)

檔案資料顯示，「林泉居」所在地與黃家大宅「清山圃」原被港英政府列為同一地段，編號 IL2380，於 1922 年 5 月 8 日公開拍賣，由梁基浩投得。¹⁹ 他將此大片土地分割成 A、B 兩部分出售，在同年 10 月，先把 A 部分，即現時薄扶林道 92 號售予黃金福，B 部分即現時薄扶林道 90 號、88 號及 88C，其後獲港英政府分配地段編號為



▲「林泉居」的正面畫像。
(已獲政府檔案處授權)

IL2580，於 1923 年 8 月售予譚兆康，²⁰ 及他的四名投資伙伴：鄧岳雲、潘有海、陳譚張及張慧齡。約於 1926 年，在現時 90 號的位置，建成歐式設計的三層高住宅樓，及連接此洋樓至山坡下薄扶林道的石級路。²¹

至 1930 年，此洋房轉售予香港的天主教會，當時主管香港天主教代牧區的主教恩理覺（Enrico Pascal Valtorta，1883-1951），²² 自

¹⁹ 梁基浩，估計是香港前行政會議成員周梁淑怡的父親（1900-1977），祖籍廣東番禺，二十年代開始經營房地產業務及電影發行、長期主理 1931 年開幕的中環娛樂戲院。

²⁰ 譚兆康，這是買賣合約上所寫的中文名字，估計他就是香港建築工程界名人譚肇康（1883-1961），祖籍廣東新會，少時在香港聖保羅書院肄業。後往大連攻讀建築工程。1908 年返回香港，任工務司署監工，後在生利建造公司任監工兼英文書記，承建大量公共工程。後獨資創辦永利建造公司，發展個人業務。1920 年，香港建造業商會成立，譚肇康是創辦人之一，且被推選為多屆會長。

²¹ 香港歷史檔案館藏編號 HKRS265-11A-2199(1-4)。

²² 恩理覺（Enrico Pascal Valtorta，1883-1951），意大利人，1907 年到香港及中國廣東一帶傳教。1926 年起，任香港天主教第四任代牧，同年祝聖為主教。1946 年天主教會聖統制在中國建立，香港代牧區晉升為主教區，恩理覺於 1948 年 10 月升為教區主教。

1931年起，代表香港天主教會向港英政府繳納差餉。到日治時期的1944年6月14日，教會把此洋房售予中國籍男子曾章，買賣合約上有恩理覺及曾章二人的簽名及照片。²³由此紀錄得知，馬爾蒂只是「林泉居」的管理人，而非物業主人。

根據戴望舒的作品推算，他不遲於1944年3月2日遷出「林泉居」，搬到中環的干德道，因他最早提及舊居的詩作〈過舊居〉，下署的日期為1944年3月2日。那麼，戴望舒是在天主教會把「林泉居」出售前，已經遷出。

到1952年，港英政府開始規劃「林泉居」相連的空置土地作建屋用途，現時薄扶林道88號錦棠小築的位置，相信就是昔日戴望舒種植蔬果的園圃。它於1952年7月被粵劇紅伶陳錦棠（圈中人暱稱一哥）買下，²⁴建了兩層的樓房自住，不少圈中人稱之為「武狀元府第」。其門外的車路於1955年才開設。

陳錦棠在1961年6月，把物業改建成四層高大廈，但當時仍沒有為此物業命名。陳錦棠1981年去世後，遺孀陸淑卿（圈中人暱稱一嫂）把舊居拆卸，改建成九層高，共提供十八個單位的私人屋苑，座向由原來朝西轉為朝西北，1986年入伙。為了紀念亡夫，此物業取名為「錦棠小築」，英文為「Honey Court」，因「Honey」是一嫂對一哥的暱稱。一嫂在「錦棠小築」孀居十五年，至2001年，以九十三歲高齡辭世。²⁵

²³ 香港歷史檔案館藏編號 HKRS57-6-4027。

²⁴ 陳錦棠（1906-1981），廣東中山人，十三歲開始在粵劇舞台演出，以小武行當成名，三十年代已有「武狀元」之稱。1936年與馬來亞華僑富商陸佐的孫女陸淑卿結婚，翌年自組錦添花粵劇團演出。

²⁵ 朱少璋，《陳錦棠演藝生平》（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頁209。



▲ 2022 年 6 月在橫跨小溪的車路位置，遠望右邊的錦棠小築，及其旁邊的翠林苑。（潘惠蓮攝）

至於本文主角「林泉居」，從地政署的航拍照可見，它矗立原位至 1981 年下半年才被拆卸，改建成四層高，共八個單位的私人屋苑「翠林苑」（Green Villa），1983 年入伙。

「林泉居」的命運與戴望舒的墓地有點相近，踏入八十年代，都換了新貌。戴望舒 1950 年初在北京去世後，安葬在京郊的萬安公墓，但墓地在文革時遭受極大破壞，到改革開放後的 1980 年，獲艾青、周良沛等文壇好友幫助，得以復修重建。

2022 年 2 月，有財團斥資近 3 億收購了整個「翠林苑」，拆卸工程已於 2023 年 9 月展開，預計將重建成較大型的私人屋苑。²⁶「林泉居」原址正步入第三代，日後再到此地追思這位在香港住過也閃過的「兩巷詩人」，會是另一番景象！

²⁶ 〈薄扶林道翠林苑全幢 3 億獲收購〉，《明報》B2 版（地產），2022 年 2 月 16 日。



▲ 1963 年薄扶林道 90 號（紅箭）一帶的航拍照。來自地政總署網頁。黃箭為 92 號 A 至 C，藍箭為 96 號，下方綠箭為永別亭。圖右向西往瑪麗醫院，圖左向東往香港大學。

這次調研得到好友 Chris Yuen、李卓賢、前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林淳的協力支持，翁午伉儷幫忙拍攝照片，以及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協助，謹此鳴謝。

戴望舒在「林泉居」的三個階段

潘惠蓮

按現有資料推斷，戴望舒約於 1938 年底入住「林泉居」，不遲於 1944 年 3 月 2 日遷出，搬到半山的干德道，¹ 因他最早提及舊居的詩作〈過舊居（初稿）〉，下註的日期為 1944 年 3 月 2 日。居於「林泉居」短短五年多時間，戴望舒經歷了人生重大波折，嘗透悲歡離合的滋味。這段「林泉居」歲月，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 1940 年 12 月之前，是他在「林泉居」最幸福的日子，為期約一年多。那時與妻子穆麗娟的感情尚未破裂，新知舊雨經常相聚，各種工作和活動儘管偶有挫折，例如在《星島日報》主編的副刊版面，不時被港英政府禁止刊登批評日本的內容或標題，但總體而言，仍有很大空間讓他一展抱負。

他在 1944 年 3 月 10 日寫下的著名詩作〈過舊居〉，對那個時期有如此溫馨的回憶——

這樣遲遲的日影，
這樣溫暖的寂靜，
這片午炊的香味，
對我是多麼熟稔。

這帶露台，這扇窗，

¹ 公孫樹，〈與楊靜女士談戴望舒的愛和死〉，《南北極》第 110 期（1979 年 7 月 16 日），頁 19-21。據李洛霞在〈再談戴望舒的愛和死〉文中披露，公孫樹是她的筆名，見李洛霞，〈再談戴望舒的愛和死〉，《城市文藝》第二卷第十期（2007 年 11 月 15 日），頁 78。

後面有幸福在窺望，
還有幾架書，兩張牀，
一瓶花……這已是天堂。

我沒有忘記：這是家，
妻如玉，女兒如花，
清晨的呼喚和燈下的閒話，
想一想，會叫人發傻；

單聽他們親暱地叫，
就夠人整天地驕傲，
出門時挺起胸，伸直腰，
工作時也抬頭微笑。²

這期間，南下香港逃避戰火的文化人，不少在西環學士台一帶居住，那裏離「林泉居」不遠，而戴望舒在「林泉居」的居所較寬敞，因此經常成為朋友聚會的地方。戴望舒特別僱用了一位好廚藝的廣東廚師主理菜餚，讓朋友可一邊享受美食，一邊聊天。畫家葉淺予太太戴愛蓮是著名舞蹈家，不時在聚會中即席表演，女兒戴詠素看到翩翩起舞步，最高興不過。³

曾經短暫入住「林泉居」的戴望舒好友，除了第一章提及的施蛰存，還有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孫大雨（1905-1997）。他本名孫銘傳，原籍浙江諸暨，也是詩人和文學翻譯家。1936年10月曾與戴望舒等人在上海創辦《新詩》月刊。1941年10月底，他從上海經香港往重慶，

² 戴望舒，《過舊居》，收入戴望舒，《災難的歲月》（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年），頁64-66。

³ 王文彬，《雨巷中走出的詩人——戴望舒傳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234。

出任中央政治學校的教職。在香港時與戴望舒共住「林泉居」一個多月，同年 12 月初，於日軍進攻香港前離開。⁴

此外，與戴望舒透過文字定交的蕭紅及其丈夫端木蕻良，1940 年 1 月 17 日來到香港，曾差點入住了「林泉居」。據端木蕻良憶記，他和蕭紅從重慶飛到香港後，先在尖沙咀諾士佛台找到住房安頓。不久，戴望舒便登門造訪，雖然大家素未謀面，但互相仰慕已久。戴望舒早在他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版，連載過蕭紅和端木蕻良的作品。

熱情的戴望舒還接他們到「林泉居」作客，向他們介紹四周環境，及左鄰右舍的國籍、身份和職業。戴的太太穆麗娟也很歡迎他們搬來同住。本來端木和蕭紅都覺得很合適，可惜端木的腿患關節風濕病，「林泉居」在山坡上，上下要穿過一段小路，加上他們剛剛租住尖沙咀的房子，這麼快就搬出不太好，便打消了遷入「林泉居」的念頭。⁵他們雖然沒有成為鄰居，但友誼依舊，蕭紅 1942 年 1 月 22 日在香港病逝，戴望舒多次到淺水灣她的墓前悼念，並寫下〈蕭紅墓畔口占〉這著名詩作。

戴望舒好些朋友都對那時期的「林泉居」留有深刻印象，以下是其中幾位的記述——

葉靈鳳：「真是理想的詩人之家，望舒住在這裏的幾年生活，可說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滿足的。」⁶

⁴ 徐遲，《我的文學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282；孫近仁、孫佳始，《耿介清正：孫大兩紀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43。

⁵ 端木蕻良，《友情的絲》（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年），頁 14-15。

⁶ 葉靈鳳，〈望舒和災難的歲月〉，《文藝世紀》1957 年 8 月號（1957 年 8 月 1 日），頁 8-9。

黎明起：「前臨大海，後靠崇山。坐在書房裏可以聽到那終年『丁東』作響的山澗的歌唱。在冬天，他很常獨自走到山間的疏林裏拾一些枯枝，然後堆放在大廳上的壁爐裏燒起熊熊的火光來。」⁷

辛笛在1981年12月重訪香港時，寫下《香港，我來了》這自由體小詩，提到：「我真想再一次在薄扶林道上散步/ 去看望一下當年的望舒/ 我還分明記得/ 那時還在永別亭前/ 送葬人的路祭/ 隱隱升起的/ 是傷心的野哭！」⁸

馮亦代：「儉樸的居處，堆積的書刊，還有攤在書桌上，寫滿字跡的手稿。他伴着嬌妻和愛女，在祖國的烽煙裏，幸留這寧靜的一角。」；「在夕照裏，他抱着女兒詠素和我散步到永別亭，我對這『永別』二字有些犯忌，他會笑我，說『人生嘛！』」⁹

但馮亦代在另一篇文章，提到有關戴望舒對永別亭的態度，則有不同描述：「有時他抱着大女兒啾啾（筆者按：即乳名朵朵的戴詠素）在薄扶林道上閒步，我們散步以永別亭為界，一到那裏，望舒經常嚴肅一笑，說：『再過去，就太怕了！』」¹⁰

這兩段回憶，看似戴望舒對死亡的態度有所轉變，但由於馮亦代沒有具體指出兩次談話的日期及背景，較難判斷轉變的原因，但可以肯定，婚姻破裂，令戴望舒在「林泉居」的甜蜜歲月起了第一波的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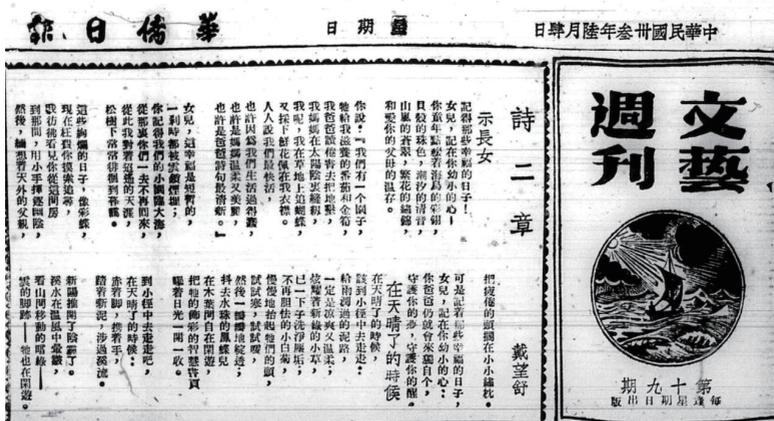
⁷ 黎明起，〈回憶望舒〉，《華僑日報》第4張第1頁（文藝），1950年4月10日。

⁸ 辛笛，〈香港，我來了〉，收入辛笛，《辛笛詩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176。

⁹ 馮亦代，〈又見香港〉，收入衛建民編，《馮亦代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102-103。

¹⁰ 馮亦代，〈青春聲音的回響〉，收入交通學社，《歷史的軌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21。

擊。首任太太穆麗娟在1940年12月跟他分居，帶同女兒回上海娘家，為母奔喪。而馮亦代是在1941年2月初離開香港，北上重慶。馮亦代應在香港近距離了解戴望舒經歷婚變的狀態。



▲戴望舒1944年6月4日在《華僑日報》發表的新詩〈示長女〉，追憶在林泉居的快樂時光。

戴望舒1944年發表的詩作《示長女》，有這樣的描述——

可是，女兒，這幸福是短暫的，
一霎時被雲鎖煙埋。
你記得我們的小園臨大海，
從那裏你一去就不再回來。¹¹

戴望舒在「林泉居」的第二個階段，是1940年12月妻女離去後，至他被日軍拘捕囚禁的時期。這時他陷入痛苦深淵，面臨人生一次最大危機。

1994年訪問過穆麗娟的內地學者王文彬（1942-2016）指出，戴

¹¹ 戴望舒，〈示長女〉，《華僑日報》第2頁（文藝周刊），1944年6月4日。

望舒於 1941 年 6 月曾匆匆前往上海短暫停留兩三日，希望能挽回破裂的婚姻，可惜無功而還，回港後極度失望而服藥自殺，幸獲救。「自殺」這資料來自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1911-1986）六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但「自殺」時間是戴望舒往上海之前，與王文彬的研究結果不相符。溫梓川的文章還列出兩段文字，指是來自戴望舒寄給穆麗娟的遺書，及穆麗娟的回信。¹² 筆者對此置疑，因溫梓川的文章並沒有說明消息和信件來源，亦沒有「自殺」日期、地點等相關細節。至今，筆者只發現香港作家趙聰七十年代發表的〈戴望舒〉有類似描述，同樣語焉不詳，細節欠奉，似也是來自溫梓川的文章。¹³

還有奇怪的是，溫梓川那段「穆麗娟的回信」寫道：「六年前，如今天一樣，你也曾經自殺過，當時我答應你的要求，因此我們結婚了……」但至今有關戴望舒的研究，只提及戴望舒在 1928 年間，曾為追求施絳年而聲稱要自殺，並沒有關於 1935 年為穆麗娟自殺的資料。王文彬引用溫梓川那段「穆麗娟的回信」，把上述「六年前」開始那五句刪掉，只保留後半段穆麗娟堅持離婚的「回覆」。¹⁴ 是否意味王文彬也認為溫梓川的文章可疑，不能盡信？戴望舒夫婦的私人信

¹² 溫梓川撰述戴望舒為穆麗娟自殺的段落，最早見於《文人的另一面》其中一篇文章〈兩巷詩人〉；其後溫梓川在《蕉風》發表的〈現代派詩人戴望舒〉亦重覆這段落；《文人的另一面》在 1972 年 2 月由台北晨鐘出版社再版，仍保留此段落；2004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文人的另一面：民國風景之一種》，〈兩巷詩人〉一文沿用 1960 年星洲世界書局出版的版本，繼續保留該段落，另收錄〈現代派詩人戴望舒〉這篇文章的刪節版，但刪去戴望舒為穆麗娟自殺的段落。溫梓川，〈兩巷詩人〉，收入溫梓川，《文人的另一面》（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0 年），頁 89-90；溫梓川，〈現代派詩人戴望舒〉，《蕉風》第 180 期（1967 年 10 月），頁 24；溫梓川，《文人的另一面》（台北：晨鐘出版社，1972 年）；溫梓川，《文人的另一面：民國風景之一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54-255、262。

¹³ 趙聰，〈戴望舒〉，收入趙聰，《現代作家列傳》（香港：香港中國筆會，1975 年），頁 246。

¹⁴ 王文彬，《戴望舒穆麗娟》（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 年），頁 132。

件又為何及如何被公開？

溫梓川所指的「戴望舒在香港自殺」，會否是來自小報的炒作傳聞？或只是戴望舒為爭取妻子回心轉意的手段？遺憾內地不少網文和研究，沒有提出質疑，便不斷引用這「自殺」之說。

是否屬實尚未清楚，肯定的是，戴望舒無奈地面對獨居的日子。八十年代由他好友施蛰存公開的三個月戴望舒日記，記載了戴望舒在此獨居期間，仍不斷與身處上海的妻子聯絡，希望打動芳心。然而，婚姻無法挽回，他自己不久還身陷險境。

1942年3月，香港淪陷後幾個月，戴望舒疑因參與抗日的宣傳活動，被日軍拘捕，囚禁在中環的域多利監獄七個星期，飽受折磨。¹⁵至同年4月底或5月初才出獄，短暫寄居好友葉靈鳳位於西環希路道（即山道）96號3樓的住所。¹⁶

戴望舒調理好身體後，估計約於1942年中，回到「林泉居」繼續居住，開始他在「林泉居」的最後一個階段。他和首任妻子穆麗娟終於在1943年1月正式離婚，同年5月與第二任太太楊靜（又名楊麗萍）舉行婚禮，之後在「林泉居」住上一段日子，再搬往干德道44號「對山居」。¹⁷

在「林泉居」為時約兩年的最後階段，可說是戴望舒的身心康復期，相對婚姻破裂和在監獄的苦日子，他的感情和生活都暫時回到較平穩的狀態，和太太楊靜於1943年12月迎來女兒詠絮的誕生。

¹⁵ 戴望舒，〈我的辯白〉，《收穫》第6期（1999年），頁156-157。

¹⁶ 葉靈鳳，《葉靈鳳日記·上1943-196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頁2。

¹⁷ 筆者曾撰討論戴望舒的「對山居」，見潘惠蓮，〈發現戴望舒在香港的「對山居」〉，《微批》（2022年10月24日），線上連結：<https://paratext.hk/?p=4245>。

附錄：

戴望舒使用「林泉居」之名的出版物

出版日期	作者／譯者	原著	翻譯	備註
1941 年 11 月	林泉居	高力里 (Benjamin Goriely) : <i>Les Poetes Dans La Revolution Russe</i> (蘇聯)	《蘇聯文學史話》	在香港自費出版了一千五百冊，書的封面下註「林泉居版」。

戴望舒使用筆名「林泉居」或「林泉居士」發表的作品

發表日期	筆名	作品	出處
1946 年 1 月 5 日	林泉居士	〈舊詩帖抄〉，包括五首詩作： 〈題壁〉，1948 年收入詩集《災難的歲月》，改為〈獄中題壁〉； 〈願望〉； 〈等待〉（下註 1943 除夕）； 〈墓畔〉，以戴望舒之名，於 1944 年 9 月 10 日在《華僑日報，文藝週刊》上發表，1948 年收入詩集《災難的歲月》，改為〈蕭紅墓畔口占〉； 〈口號〉（下註 1945 年 1 月 16 日）。	《新生日報·新語》
1946 年 1 月 8 日	林泉居士	〈偶成〉（原刊於 1945 年 5 月 31 日的《香港日報·香港藝文》第 27 期）	《新生日報·生趣》
1946 年 2 月 18 日	林泉居	翻譯茹勒雷納作〈博物志抄〉	《新生日報》第四頁

發表日期	筆名	作品	出處
1946年 2月19日	林泉居	翻譯巴羅哈作〈牧調散唱〉	《新生日報· 生趣》
1946年 3月2日	林泉居	翻譯杜樂牙作〈戰爭和書籍〉	《新生日報》 第四頁
1946年 3月7日	林泉居	翻譯阿索林作〈宵談〉	《新生日報》 第四頁

戴望舒發表與住處「林泉居」有關的作品

發表日期	作品	出處
1944年6月4日	詩二章之〈示長女〉	《華僑日報·文藝周刊》 第19期
1945年7月8日	詩二首：〈過舊居（初稿）〉、 〈斷章〉	《香島日報·日曜文藝》
1946年1月10日	〈過舊居（初稿）〉	《新生日報·生趣》
1946年1月25日	〈示長女〉	《新生日報·生趣》

過舊居

戴望舒

這樣遲遲的日影，
這樣溫暖的寂靜，
這片午飲的香味，
對我是多麼熟稔。

這帶露台，這扇窗，
後面有幸福在窺望，
還有幾架書，兩張牀，
一瓶花……這已是天堂。

我沒有忘記：這是家，
妻如玉，女兒如花，
清晨的呼喚和燈下的閒話，
想一想，會叫人發傻；

單聽他們親暱地叫，
就夠人整天地驕傲，
出門時挺起胸，伸直腰，
工作時也抬頭微笑。

現在……可不是我回家的午餐？
……桌上一定擺上了盤和碗，
親手調的羹，親手煮的飯，
想起了就會嘴饞。

這條路我曾經走了多少回！
多少回？……過去都壓縮成一堆，
叫人不能分辨，日子是那麼相類，
同樣幸福的日子，這些孿生姊妹！

我可糊塗啦，
是不是今天出門時我忘記說「再見」？
還是這事情發生在許多年前，
其中間隔着許多變遷？

而我的腳步為甚麼又這樣累？
是否我肩上壓着苦難的歲月，
壓着沉哀，透滲到骨髓，
使我眼睛朦朧，心頭消失了光輝？

為甚麼辛酸的感覺這樣新鮮？
好像傷沒有收口，苦味在舌間。
是一個歸途的設想把我欺騙，
還是災難的歲月真橫互其間？

我不明白，是否一切都沒改動，
卻是我自己做了白日夢，
而一切都在那裏，原封不動：
歡笑沒有冰凝，幸福沒有塵封？

或是那些真實的歲月，年代，
走得太快一點，趕上了現在，
回過頭來瞧瞧，匆忙又退回來，
再陪我走幾步，給我瞬間的歡快？

有人開了窗，
有人開了門，
走到露台上——
一個陌生人。

生活，生活，漫漫無盡的苦路！
咽淚吞聲，聽自己疲倦的腳步：
遮斷了魂夢的不僅是海和天，雲和樹，
無名的過客在往昔作了瞬間的躊躇。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

選錄篇章出處：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

林泉居的故事

小思

五十多年前，薄扶林道，應該是個適合詩人安居尋詩的地方，可是，他卻嫌不再擁有一個小園。

在上坡的路口，看到一塊木牌，寫着「Woodbrook Villa」。走一段曲折山徑，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就會到達那座四層高的小洋房，那就是詩人戴望舒的「林泉居」。

他本來居住的房子外邊是個小園，離門前不遠的地方，有一棵合歡樹，夏天的時候，秋天的時候，都為詩人帶來了難忘的生意和歡樂。小園的泥地，也許正長着詩人親手培植的番茄和金筍。

房子四周山坡，植的是洋松，松濤，歷來都會使中國詩人心醉。冬天，卻有另一種松音：夜風正吹得勁，詩人給屋裏的壁爐生起火來，燃燒着日間拾起的松枝，迫卜迫卜地響着，滿屋纏繞了松香，暖了。妻子、女兒燈下做閒話，詩人翻開書頁，合上書頁，時光在窗外流過，淙淙的泉水聲在溪中流過，於是詩人說：「這帶露台，這扇窗，／後面有幸福在窺望，／還有幾架書，兩張牀，／一瓶花……這已是天堂。」

美夢和愛戀，往往墜落如櫻花，燦爛中就飄落了，是這樣的叫人冷不提防，你剛回過頭來，它已經去遠。他搬到「林泉居」後，天天望着海一片，荒疏了園耕，過了一段日子，妻子攜着女兒離開「林泉居」——離開詩人後，這裏一切都沒有改動，只是能共溫存的人不在。

詩人帶着疲累的脚步，在遲遲日影裏，路過舊居，抬起頭來，憂傷地寫下《過舊居》。從此，「林泉居」，永遠成了一種新鮮的辛酸感覺，透滲骨髓，伴着詩人走完漫漫無盡的苦路。

林泉居，變成詩人的名字，變成詩，變成散文，永留人間，讓我們讀到一則溫馨而又苦澀的故事。究竟它在甚麼地方呢？

五十多年來，薄扶林道改變得太多了，那裏山邊還流着小溪。「林泉居」已經拆掉，但山坡路口仍豎着「林泉」的牌子。根據去訪過詩人的人的記憶，它就在蒲飛路巴士總站再過去一個車站，香港大學體育館的斜對面。這幢房子，本來屬於香港大學教授馬爾蒂夫人，她回國去，就把房子讓給詩人一家住，沒想到它會成了戴望舒作品裏的重要部分。

失去的園子，永遠失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修訂）

選錄篇章出處：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

我的文學生涯（節錄）

徐遲

當望舒聽說戰事已經起來，他匆匆穿上衣服，跟着錢能欣，兩人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我們漱洗完畢，莫知所措，呆呆地等待着。只有徐律，那時還不到四歲，對時局變化自然還沒有反應，依然不管大人們的焦急，自己在玩着，還是高高興興的。

不到九時，敵機來了，在高空，盤旋在略為偏左邊的我們對面山頭上。隆隆機聲聽來非常刺耳，而且一架架的向下俯衝，顯然是在進攻一個目標了。於是突然間，一顆顆炸彈爆開，下面的高射炮開始猛烈的射擊。一發發的巨大的響聲像天地都炸裂了似的，震動得玻璃窗吭吭地響。那玻璃的震盪聲，近在身旁，聽來倒是最嚇人的響聲了。我們從二樓上趕緊逃下樓來，無處可以躲藏了，到了馬師奶的房裏。馬師奶不在，她已到山頂去了。那時地空之間，戰鬥激烈。響聲大得把陳松恐嚇得魂不附體，連聲叫：「呵喲，怎麼辦？呀！呀！」她渾身打抖。幸虧徐律一點也不害怕，她摟住了媽媽的肩膀安慰她，「媽媽不要怕，媽媽不要怕。」她終於找到了一個好地方，在房間正中的一張雙人椅子的底下。這是最聰明的鴛鳥之最笨的辦法，她躲在這路易十六式的描金花紋的椅下。好在這時日本飛機已經炸掉了我們對面的摩星嶺的山下的英國兵營。一場戰事告一段落，林泉居又回到它的幽靜之中。

一會兒，望舒從《星島日報》報館回來了，已了解到了太平洋上的全部消息，包括珍珠港的消息在內。他建議我全家暫時和他一起，到葉靈鳳的姐姐家裏去。她家就在一個防空洞的對門。靈鳳在等我們。於是稍稍收拾了一點東西，帶着一個小包袱，我和妻子女兒，跟着望舒到堅道，上了陌陌生生的葉靈鳳姐姐家的三樓。還沒坐定，警報響了。大家趕快下樓，慌慌張張衝過馬路，到一個防空洞的門口。鑽進門裏，是一個水泥砌的長長的隧洞。兩側有座位。那時人還不多。找好位子坐下，才算安全了。不過，這可不是世外桃源。坐了好久，忽然說是解除警報了。於是又出去，上樓；然後說是又有了警報了，大家再下樓，再進洞。不知不覺到了下午五點了，坐在隧洞一側的座位上。望舒緊挨着我的旁邊。大概也是因為空氣不夠了，他忽然「哦」地一聲，暈了過去，我正好摟住了他。好在他很快悠悠地醒過來了。於是又解除了警報，又出了洞子。然後，第三次警報；再次進洞。我們剛進洞，忽聽洞口一道火光，一聲巨響。所有的人又驚惶地從洞裏往外面逃出去，在逃經洞口時，看到有人躺倒在地，身邊一攤血水。這是壞人故意製造恐怖事件，扔了一顆手榴彈。我和望舒就不再上樓了。我們商量了一下，看來在這晚上，敵人是會再來轟炸和投彈的了，我們最好還是回林泉居吧。這樣下去，可不是個辦法。我們就慢慢地往回走去。回去我們弄了一頓飯吃。這一天都沒吃飯。明天呢？明天可以躲進大防空洞去，就不怕壞人搗亂了。

這是十二月八日的第一天。晚上我詩情大發，獨自坐在書桌上，寫了一首《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全詩錄在下面：

太平洋有綠色的波浪，著名的珊瑚島是珍珠港，白晝是滿天的白鷗，夜晚滿是燦爛的燈光。聖誕佳節臨近了，然而一朵烏雲浮着。這朵烏雲浮着，已經一個、兩個月了。暴風雨襲來了，來吧。太平洋的碧綠的波浪，本是溫暖的太陽的愛人。現在暴風雨襲來了。來吧！

阿比西尼亞的淪亡，西班牙的史詩，法蘭西的悲劇，戰爭在飛翔，恐怖在飛翔！中國在流血、流淚和流亡，但還支撐着。轉身兒，我們看見紅色的人民，飛雪的莫斯科、列寧城和羅斯托夫在莊嚴地戰鬥。太平洋也血戰了。一夜天中間，世界劃分為兩陣營：侵略者和民主國家，他們在血戰。

動員起來！香港。武裝起來！香港。組織起來！香港。號手，吹！鼓手，敲！炮手，搜索天空、水平線、地平線和 underwater！如果香港燃燒了，東京也要燃燒！香港，血戰吧！太平洋，血戰吧！¹

選錄篇章出處：徐遲，《我的文學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¹ 徐遲〈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最初發表於1941年12月10日香港《星島日報·戰時生活》。比較《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詩卷》所收錄以上1941年的版本，和徐遲《我的文學生涯》中引用的詩文，可見兩者的形式並不相同，部分詩句亦有所刪改。1941年版本請見篇末附錄。

附錄：

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1941年版本）

徐遲

一

南太平洋開始歌唱了，
怎禁得我唱太平洋的歌。

太平洋啊，碧綠的波浪，
著名的珊瑚島，珍珠港，
白晝裏滿天的白鷗，
夜晚點滿了燦爛的燈光，
聖誕佳節臨近了；

然而一朵烏雲浮着。
一朵烏雲浮着，
已經一個月兩個月了，
暴風雨，來吧！來吧！
太平洋的碧綠的波浪，
本是溫暖的陽光的愛人。
現在暴風雨來了！來吧！

二

阿比西尼亞的沉淪，
西班牙的史詩，
法蘭西的悲劇！
戰爭飛翔着，
恐怖飛翔着！
饑荒飛翔着！
中國流血，流淚，流亡，
但是支持着。

轉身兒，我們看見
紅色的人民，在飛雪的
莫斯科，列寧城，羅斯托夫，
莊嚴愉快地戰鬥。

太平洋的暴風雨，來吧，
在一夜天中間，
世界劃分了兩個，
侵略者和民主國家。

三

動員起來，香港，
歌唱起來，香港，
組織起來，香港，
號手，吹！鼓手，敲！
砲手，搜索天空和水平線，
搜索間諜……
如果香港燃燒，
東京也要燃燒，
太平洋，歌唱吧！²

選錄文本出處：徐遲，〈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收入陳智德主編，
《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
有限公司，2014年）。

² 徐遲，〈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收入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119-120。

作者簡介 (按姓氏筆劃排序)

江凱斌

澳洲國立大學博士，東京大學碩士，研究範疇為記憶政治及文化遺產。

李卓賢

筆名阿修，香港文學工作者，業餘編輯，後話文字工作室、三色豆文化圈成員。

陳澤霖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碩士生，近來致力研究戰後香港文學的粵語運用。

黃淑嫻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香港作家，現任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葉倬璋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清代物質文化與文學、香港文學等，已發表研究論文及編著專書三十多種。

潘惠蓮

香港史研究者，近著《尋找美人魚楊秀瓊——香港一代女泳將抗日秘辛》。

鄺保威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製作）碩士，《許鞍華說許鞍華》、《雌雄大導：張婉婷、羅啟銳》、《姹紫嫣紅看李鳳》作者。

居住 與 香港文學

書名 | 居住與香港文學
主編 | 葉偉璋
策劃 | 李卓賢
撰稿 | 江凱斌 李卓賢 陳澤霖 黃淑嫻 葉偉璋 潘惠蓮 鄺保威
(按姓氏筆劃排序)

編輯 | Sherry
校對協力 | 伍明笙 林禮勤 黃妙妍

封面設計 | Patrick Lim 4res

內文設計 | Spacey Ho @ Spacey Creative Studio

出版 | 紅出版 (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 聯合新零售 (香港) 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 2025 年 7 月

圖書分類 | 華文文學 / 文學研究

I S B N | 978-988-8917-39-6

定價 | 港幣 120 元正 / 新台幣 480 元正





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想在這片彈丸之地尋得一處居所並非易事，想在吵鬧擠迫的狹縫中安靜寫作更屬難能。

對作家而言，一所房子既是遮風擋雨的安身之所，也是許多作品的生產場域；「居家工作」早於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已是慣常的文學生產模式。可見「居住」非只是物質條件，本身已是獨特的藝文空間，居住與文學之間有着各種可能性。

本書探討上世紀不同時代的香港作家與其居住環境的關係。透過實地考察、人物訪談、文本解讀，結合文學作品，讀者可打開香港作家的居住地圖，跟隨着筆觸寫下的步伐，走進由文字構築的生活空間，感受居住與香港文學那千絲萬縷的關係……

ISBN 978-988-8917-39-6



9 789888 917396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上架建議：華文文學/文學研究
定價：港幣120元正/新台幣480元正